儒宗理要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卻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爲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荊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揚

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卻循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學蒙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卻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若海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必成則紛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人傑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吾不住僩

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

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塲。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德明

井田封建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各有都鄙家邑。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

問市壓而不征。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

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葢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幕世子過市則罰之帶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端蒙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

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戸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揚

因言宗室之盛曰項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

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爲官者反得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選舉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遠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賀孫

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眞箇無益於國家教化

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爲可罷。義剛

祖宗時科舉法疎濶。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畋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着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應舉。連投所業。太守略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襴幞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人試。託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揚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揚

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

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虜中科舉罷即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 僴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

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强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義剛

器遠問今士人習爲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某舊時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看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爲教導之官又須

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於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麽如誥宰相只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敕之文上諛其下也　賀孫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不得然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

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木之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賀孫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

除及註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賀孫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笮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

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淋有甚麽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此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賀孫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

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
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
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
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
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為
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其取厭薄如此
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儒用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
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將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修擧。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

苟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擧世恁地，各擧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强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擧無忌憚了。夔孫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爲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

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一切刓方爲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上下大小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爲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爲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爲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僩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乂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

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官制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揚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錄云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為三公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少傅平帝元始元年又置太保太師然當時所建三公實司徒司馬司空非此之

謂但因其字義以爲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在三公上東漢稱爲上公後世易爲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有所據依必不若是舛矣又按漢書百官表中却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又曰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謂傅之子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賾始行于世東晉之前如楊雄以酒誥爲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皐陶謨等篇爲逸書則其證也

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爲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爲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爲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

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勳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敉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爲之旣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儒用

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卽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眞遂以爲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人主或錄云或執唾壺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其初職甚微行則參錯於宮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爲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寖以用事尚書是掌羣臣

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嘗權傾內外按蕭望之云中書政本宜用士人蓋自武帝始用宦官出入奏事非舊制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録云臺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嘗見後漢羣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上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

卿。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所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者蓋當時謂六尚書爲臺猶今言尚書省也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卽擬朝廷建官。或錄云置中書但置秘書令。或錄作監篡漢之後始改爲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尚書又不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爲何官曰黃門監卽今之門下省左右散騎常侍皆黃門監之屬也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卽禁也舊謂之禁避漢元后父諱遂改爲省。舊用或錄少異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

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絕人主極尊嚴眞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壺雖儀益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爲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人上床執手强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

專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謂之三臺。義剛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燾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廣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文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爲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

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爲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疏略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其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疏略宜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儒用

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却是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

宗本欲富强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射行事右丞相取古温公元祐間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雖名不齊整然其實徑直紹興間以其不便方改之二相之權均矣揚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二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妨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爲豈有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爲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人傑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令天下之大百

官之衆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衮衮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爲後痛更革之若

一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爲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强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爲彊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必大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罷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毎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卻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

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郡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爲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爲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僩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倂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

犯贓罪便得若犯了贓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爲僩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必大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强得振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爲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爲之明日便當毀作使士人毋以利爲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其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却由

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多被下面做翻了上面

如何整頓道夫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

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

細豈不害事道夫

賦役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

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叚輕減減至

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

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爲人君爲人臣又不以爲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没者何限　賀孫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

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使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人傑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必大

荀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 揚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鄉時庶稅均稍得先生曰

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

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勲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為母人為子說得甚好 義剛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見以道嘗有劄子論差役有十利 僩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

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濶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畀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

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怨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僩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消天下坐食之兵不會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毎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

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訪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僴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戸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戸部戸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於内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戸部故戸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栲箠得來所以戸部愈見匱乏封樁内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戸部内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

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闕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陳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曾欲罷之 賀孫

軍政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不過事期到此厮撥出來耳。道夫

不令宦官賣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方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有條理。㽦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卿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賀孫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

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賀孫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趲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趲去饒州饒州之兵趲去衢信衢信趲去行在迤邐趲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趲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與心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 兵 觀察 財 處置等使卽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 兵 某州刺史 民 卽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

是士人爲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强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

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目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 道夫

兵中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爲覈實得好 揚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

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

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邦是

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旣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

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僩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

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

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

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爲廂兵節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

開儲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浩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州以戶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爲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道夫

刑法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陣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僩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時舉

朱子卷八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天道類

文集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

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

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

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楚辭註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位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

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

位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

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

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

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

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輓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楚辭註 論天形地氣之說

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之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地則氣之查滓

聚成形質者但以其來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答陸子美 論太極西銘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

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
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柢不言
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
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
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未曾見
得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
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
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
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
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

豈非天地之師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潤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已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已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已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

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楊子直 論太極持敬

承諭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

極之所以得名蓋樞機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某向云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

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其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動而言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而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陛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

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陳安卿 論天日夜行度之數

安卿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之說故答之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却成退了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却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二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揚子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看月令日窮於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疏中二

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前漢曆志說道理處多不及東漢志較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更用度算方知

答董叔重 論天健不息之義

此說唯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强不息云

答胡用之 論天地形質理氣之說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不曉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

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爾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

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相交否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故云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而而生起故云地氣上騰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

又答胡用之　論天文地理之說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葢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葢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毋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葢土

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已生至午而盛至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天竺國去處又却極濶日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所生亦多異人

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未嘗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自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為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

部州內東弗於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

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答虞士朋論天地以生物爲心

復見天地心之說某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是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廖子晦論日月所行之道

問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厤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

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令望照識
答曰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耳
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
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
三如日在午則月在卯或在酉之類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
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
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
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
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
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註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

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答張敬之 論潮汐進退之義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

語錄

太極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

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淳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德明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銖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

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謂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出入乎其間也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夔孫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

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人傑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即太極但挑出在上 泳

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只言無極之眞眞便是太極 僩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天地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甚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

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

得。僩 又僩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搉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揚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淳

問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坎離道夫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僩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義剛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

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卻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可檢看，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月常光，但初二三日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迸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閒，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乃是地形，未可知。賀孫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

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進字　僩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爲明初三四是月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　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

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或云恐是說元初有月時日也說不得。燾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日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泳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

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或錄云今人剪紙人貼鏡中以火光照之則壁上圓光中有一人月爲地所礙其黑暈亦猶是耳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爲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有曆家以爲當食而不食者有以爲不當食而食者木之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

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僩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廣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

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脚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圖暈自內繞出至外其數九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僴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濺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僴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尚

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有雨横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此理也僴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爲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敬仲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揚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

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木之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夐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

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 僴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

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直卿云程子大鑪鞴之說好方子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有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謂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方子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義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爲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脈節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淳

上黨卽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卽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濶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

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僩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是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僩

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揚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僩

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來便要硬做升卿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之衝又恐無噍類義

其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伯恭說今已如此問他如何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或錄云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祖宗時河北流故虜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又曰神宗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個水也是肥只是未蒙其利先有衝頹廬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

與他爭放教他寬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扞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爲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擇一箇低去處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又曰禹貢亦不可考其次第那如經量門簿所謂門簿者載此一都有田若干有山若干節

鬼神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

求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僞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恪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燾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

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卽此便見。道夫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一則爲人散則爲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明作錄云然氣則有淸濁氣之淸者爲氣。濁者爲質。明作錄云淸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明作錄作骨肉皮毛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明作錄云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

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别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强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

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因舉似南軒不信鬼神而言。閎祖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

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　賀孫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魂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楯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

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個有脫誤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個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淳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人傑

光祖問先生所答嵩卿書云 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為厲別是一

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既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寃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

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

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

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 賀孫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淳

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 可學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因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

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雉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而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筴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子蒙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淳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綿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昔

守南康縁久旱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至有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壯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閧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

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以此語其幸歸此去祖塋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其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　賀孫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人傑

曆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趂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

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僩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

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人傑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當便置閏。揚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天，稍潤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淵

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道夫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數

八卷終